



099

译文名著文库



YIWEN CLASSICS

Uncle Tom's Cabin



Harriet Beecher Stowe

[美] 斯陀夫人 著

Harriet Beecher Stowe

黄继忠 译

汤姆大伯的小屋

Uncle Tom's Cabin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名著文库

YIWEN CLASSICS

[美] 斯陀夫人 著

Harriet Beecher Stowe

黄继忠 译

汤姆大伯的小屋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汤姆大伯的小屋 / (美) 斯陀夫人 (Stowe, H. B.) 著; 黄继忠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7 (2009. 3 重印)

(译文 名著文库)

ISBN 978 - 7 - 5327 - 4305 - 6

I. 汤… II. ①斯… ②黄…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2872 号

Harriet Beecher Stowe

UNCLE TOM'S CABIN

汤姆大伯的小屋
UNCLE TOM'S CABIN

Harriet Beecher Stowe
斯陀夫人 著
黄继忠 译

责任编辑 王 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348,000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7 - 4305 - 6/I · 2434

定价: 1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 - 56401196

译本序

美国女作家斯陀夫人的小说《汤姆大伯的小屋》，自一八五二年问世迄今，已整整一百三十年了。此书出版之前，美国南方和北方因奴隶制度而引起的地域性矛盾，由于一八五〇年国会通过的“妥协法案”而暂时趋于缓和。这本书一发表，犹如平地一声霹雳，震撼了整个美国社会：它无情地揭露了南方奴隶制度的残暴面目，重新激起了北方人民对它的极度义愤，从而使南北矛盾日趋尖锐，以至于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直至一八六四年美国内战爆发。近代西方史学家无不认为：《汤姆大伯的小屋》一书是美国南北战争的导火线之一；林肯总统也曾把斯陀夫人称为“发动南北战争的妇人”。

此书先是在一八五一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家反对奴隶制度的报纸《民族时代》上连载，一八五二年以单行本形式问世。出版后一年之内，销售三十万册，传诵之广，前所未见。同年，美国作家乔治·艾肯把它改编为话剧（后来还出现过一些改编的剧本），在美国各地公演，盛况空前，经年不衰；此书后来被译成至少二十三种语言，并被改编成各种语言的剧本，在世界各地演出，它对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和非洲）被压迫民族的觉醒，产生过影响。一八五三年斯陀夫人访问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受到很大欢迎。但由于《汤姆大伯的小屋》一书触动了美国南方奴隶主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结构的要害，斯陀夫人的名字在那里几被视为洪水猛兽，她的小说也横遭指摘和攻击。

作为一本文学作品，《汤姆大伯的小屋》早已被列于世界名著之林。经过一个多世纪时间的考验，这本书的巨大成就和影响，愈来愈得到世界舆论的公认。

哈丽叶特·伊丽莎白·比彻·斯陀一八一一年六月十四日生于美国东北康涅狄格州列奇斐市，父亲莱门·比彻是个基督教牧师，后来在中北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担任兰氏神学院院长，是当时美国最有权威的清教徒教士。哈丽叶特和她三个兄弟、一个姐姐，自幼受父亲清教思想影响，笃信宗教，关心道德、宗教和社会问题。她的三个兄弟后来都成为著名的传教士，姐姐凯赛琳在哈特福德市^①办小学，哈丽叶特先在那里读书，后来就在姐姐的学校里当教师。

哈丽叶特幼年随父在辛辛那提市居住达十八年之久，与南方的蓄奴社会仅一水之隔（俄亥俄河），经常接触从南方逃亡过来的黑奴，自己也多次去过南方，亲眼看到黑奴们像商品一样任人买卖的悲惨景象；也听到许多有关黑奴的悲惨遭遇，内心对这个万恶的制度深恶痛绝，决心要为废除它而贡献力量。

一八三六年哈丽叶特与兰氏神学院教授卡尔文·斯陀结婚，连生儿女七人。斯陀体弱多病，家境清贫。哈丽叶特就是在这种困苦环境下开始写作的，并得到她丈夫的鼓励。一八五一年写成《汤姆大伯的小屋》。

除此之外，斯陀夫人还写过另一本反对奴隶制度的小说：《居雷德：大荒泽的故事》；另外还写过几部表现新英格兰地区清教徒生活的小说，如《牧师求婚记》等，但其成就都不能与《汤姆大伯的小屋》相提并论。

斯陀夫人于一八九六年七月一日在哈特福德逝世。

译者

^① 康涅狄格州的首府。

原序

正如书名所揭示的，这个故事的场景，是落在一个素为文雅的上流社会所不齿的种族之中；他们来自异域，其祖先生长在热带的烈日之下，带来了（并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一种与专横跋扈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截然不同的民族性，因而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后者的误解和蔑视。

然而，一个美好的新时代正在诞生；当代文学、诗歌和艺术的感化力都和基督教“仁爱为怀”的伟大宗旨愈来愈趋于一致。

诗人、画家和艺术家们都在探索和褒扬生活中常见的仁爱行为；在小说的魅力下，散发着一股春风化雨般的影响；它对于基督教伟大的博爱精神的发展极为有利。

仁义之臂到处在发掘不平，伸张公义，抚慰贫苦，把卑贱、受压迫、被遗忘的人们的际遇公诸于世，以期激发世人的恻隐之心。

在这一广泛的运动中，人们终于记起了不幸的非洲人；在人类历史朦胧的远古时期，非洲人曾是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这一竞赛的创始者；然而近几百年来，却在一部分文明而信奉基督的人类脚下当奴隶，流血汗，徒然无效地乞求怜悯。

不过，作为他们的征服者和恶东家的那个优胜民族，终于对他们产生了恻隐之心；她已认识到：对于世界万国来说，保护弱小要比欺凌弱小高尚得多。感谢上帝，奴隶贸易终究遭到了人类的淘汰！

本书的主旨是想激发人们对那些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黑人的同情心；

揭露他们在奴隶制度下遭遇到的种种不平和痛苦——这个制度极端残暴不仁(这也是必然的事)，就连有些深切同情黑奴的人竭力帮助他们的一点成绩，它都要加以挫伤和取缔。

作者抱着这一宗旨的同时，可以诚恳地说明：对于许多往往并非由本身过错而和法定的主奴关系的苦恼和窘境有所牵连的人们，作者不抱任何敌意。

作者的切身经验证明：有些思想极其高尚、心地极其仁慈的人往往也被卷入这种窘境之中；然而，他们了解得最清楚：关于奴隶制度的祸害，从这种书里能了解到的情况，远远不及全部难以言状的真实内容的一半。

在北方各州，人们也许会觉得这些描绘有点过于夸张了；但在南方各州，却有不少人可以为其真实性作见证。对于本书中各种情节的事实真相，作者到底有多少切身体验，作者将在一定时期公诸于众。

自古以来，天下多少可悲和不平的事都被人们遗忘了；因此，我们可以欣然期望：有朝一日，像本书这样的小说，只有作为一去不复返的往事的歷史记载，才有其存在价值。

当非洲海岸兴起一个拥有自己的法律、语言和文学(从我们这里吸收过去的)、文明而信奉基督的社会时，在非洲人心中，过去当奴隶的场景也许会变成以色列人心中对埃及的回忆^①——成为感谢上苍的恩德的根由！

因为，尽管政客们勾心斗角，世人被利欲的狂澜冲得头昏眼花，人类自由这一伟大事业却掌握在上帝手中；关于这位上帝，有人说得好：

他决不会半途而废，也不会灰心丧气，直到在人间树立了公义。

他一定会搭救那些向他呼吁的贫苦人，还有苦命的人和孤苦无靠的人。

他一定会从阴谋和暴力下面救赎他们的灵魂，在他心目中，他们的鲜血将变得价值连城。

^① 见《旧约·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后来，他们的领袖摩西率领他们离开埃及，获得自由。

目录

原序 1

第一章	本章给读者介绍一位善人 1
第二章	母亲 10
第三章	丈夫与父亲 13
第四章	汤姆大伯小屋里的一个夜晚 19
第五章	描写黑奴易主时的感情 30
第六章	发觉 38
第七章	母亲的奋斗 46
第八章	伊丽莎的逃亡 58
第九章	从本章看来，一个参议员也不过是个人而已 73
第十章	黑奴登程 88
第十一章	黑奴想入非非 97
第十二章	合法交易的范例 110
第十三章	教友村 127
第十四章	伊凡吉琳 136
第十五章	汤姆的新东家及其他 145
第十六章	汤姆的主母及其见解 160
第十七章	自由人的抗争 179

第十八章	奥菲丽亚小姐的经历及其见解	195
第十九章	奥菲丽亚小姐的经历及其见解(续)	211
第二十章	托普西	229
第二十一章	肯塔基	244
第二十二章	“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249
第二十三章	亨利克	256
第二十四章	预兆	265
第二十五章	小福音使者	271
第二十六章	死亡	276
第二十七章	“世界末日来到了”	289
第二十八章	团圆	297
第二十九章	毫无保障的人们	311
第三十章	黑奴堆栈	318
第三十一章	途中	328
第三十二章	黑暗之处	334
第三十三章	凯茜	343
第三十四章	二代混血女子的身世	350
第三十五章	纪念物	360
第三十六章	爱弥琳与凯茜	367
第三十七章	自由	373
第三十八章	胜利	380
第三十九章	定计	390
第四十章	殉难者	399
第四十一章	小主人	406
第四十二章	确凿可靠的鬼故事	412
第四十三章	结局	418
第四十四章	解放者	426
第四十五章	结束语	430

第一章

本章给读者介绍一位善人

二月里某日黄昏，寒气袭人，肯塔基州 P 城一间陈设精致的客厅里，有两位绅士对坐小酌。屋子里没有仆人。两位绅士的座位挨得很近，好像是在非常认真地商谈什么事情。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前面说的都是两位“绅士”；其实，如果仔细推敲起来，其中有一位，严格地说，似乎不配跻身于绅士之林。此人矮矮胖胖，其貌不扬，却老爱摆出一副神气活现的臭架子；一望而知，是那种在社会上极力钻营的小人。他的衣着过分考究：上身穿一件俗不可耐的背心，脖子上围一条蓝底黄点子、十分耀眼的围巾，再配上一根花花绿绿的领带；这副打扮跟他这个人的派头倒是十分相称。两只手又粗又大，手指上戴着好几枚戒指；身上还佩带着一根颇有分量的金表链，表链下面系着一串五光十色、大得惊人的图章^①；每逢谈话谈得起劲的时候，他总喜欢把表链挥动得叮当作响，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气。他谈话时任意糟蹋《茂莱氏语法》^②，并不时点缀着一些猥亵不敬的词句。本书作者虽然力求生动，也不愿在此加以转述。

跟他一起谈话的那位谢尔贝先生倒是个绅士模样的人；屋子里的陈设和气派都说明此人家道小康，甚至可以说得上颇为富裕。如上所述，双方正在非常认真地商谈什么事情。

“我看就这么办吧，”谢尔贝先生道。

“这种买卖我做不了，谢尔贝先生，实在不行。”对方答道，一面举起酒杯来对着灯光端详着。^③

“可是，海利，汤姆可真是跟一般黑奴不一样啊——稳重、诚实、又能干，把我整个庄园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到哪儿都值这个价钱。”

“你是说黑人那种诚实吧？”海利问道，一面又斟了一杯白兰地。

“不，我是说实话，汤姆的确是个好仆人，又稳重、又精明、又虔诚。四年前，他在一次野外布道会上皈依了基督教，我相信他是诚心诚意的。从此以后，我就把全部产业——钱、房子、马匹，全都交给他管，并且让他自由行动。汤姆处处都表现得忠实可靠。”

“谢尔贝，有些人根本就不信有虔诚的黑奴，”海利一面说，一面坦率地摆了摆手，“我倒是信。我上次贩到奥尔良^④去的那批黑奴里面就有这么一个——那家伙做起祷告来就跟礼拜堂里听见的一样，性情很驯和，也不爱多说话。我在他身上赚了一大笔钱。当时卖主急于脱手，所以来价就很便宜，我在他身上净赚了六百块大洋。说实话，我认为一个黑奴信教的确有好处。不过得货真价实才行。”

“咳，要讲货真价实，可再没有比汤姆更地道的了，”谢尔贝答道。

“去年秋天我打发他一个人到辛辛那提^⑤去替我办事，顺带捎回五百块钱来。‘汤姆，’我对他说，‘我信得过你，因为我相信你是个基督徒——我知道你不会欺骗我。’果不其然，汤姆回来了；我早就料到他会回来的。听说有几个坏蛋跟他说，‘汤姆，你干吗不逃到加拿大去呢？’

‘哎，东家信赖我，我可不能干这种事。’——这是别人告诉我的。老实说，我真舍不得把汤姆卖掉。你应该让他抵消我的全部债务才对；海利，要是你有良心的话，一定会的。”

“我说，在买卖人里头，我就算得是够有良心的啦，——咳，说实在的，只够发誓用的那么点儿，”海利打趣道。“而且，看在朋友面上，只要做得到的，我总是乐意帮忙的。不过，这桩买卖，你也知道，有点叫我太为难啦，实在太为难啦。”

① 这种图章是金属做的，扁而平，不像我国的图章那样，一般都是长方形的。

② 当时在英、美极为流行的语法书，作者为美国语法学家茂莱氏(1745—1826)。

③ 西方人饮酒前常常举杯在灯光前或亮处观察酒纯不纯，或表示对酒的欣赏。

④ 即新奥尔良，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产棉城市，当时是一个庞大的黑奴市场。

⑤ 美国东北部俄亥俄州一都市。

海利一面深沉地叹了口气，一面又往杯子里斟酒。

“海利，那末你说怎么办呢？”双方很不自在地沉默了半晌之后，谢尔贝问道。

“唔，除掉汤姆以外，再添上个小男孩或是小姑娘，行不行？”

“咳！——我实在没有多余的人了，不瞒你说，我卖黑奴是万不得已的事。但凡有办法，我一个也不愿卖，这是实在话。”

正在这当儿，房门开了。一个四、五岁左右的第二代混血男孩^①走了进来。这孩子相貌长得分外清秀，特别逗人喜爱。圆圆的脸蛋上有一对酒窝，头上覆盖着一圈圈光滑、蜷曲、细如绢丝的黑头发；一双又大又黑、柔和而炯炯有光的眼睛，从两道浓浓的长睫毛下面好奇地向屋内张望着。他身穿一件红黄格子花呢的罩衫，手工精致，剪裁合身，越发衬托出这孩子黝黑、浓郁的俊秀劲儿；那种悠然自得、滑稽有趣而又略带羞涩的神态，表明他惯常得到东家的青睐和宠爱。

“嗨，吉姆·克罗，”^②谢尔贝先生叫道；他吹了声口哨，抓起一把葡萄干向那孩子扔去。“快捡起来！”

那孩子拼命跑过去拾取奖赏，东家见了不由哈哈大笑。

“到这儿来，吉姆·克罗，”谢尔贝喊道。那孩子便走了过去。东家拍了拍他那覆盖着鬈发的脑袋，拧了一下他的下巴。

“来，吉姆，给这位先生唱支歌，跳个舞，显点功夫给他看看。”那孩子便以清脆而明亮的嗓音唱起一支热情、怪诞、在黑人中间非常流行的歌曲来，一面手舞足蹈，全身扭摆，用许多令人发笑的动作做为伴衬，和音乐的节奏配合得恰到好处。

“呱呱叫！”海利喝彩道，一面把半个橘子扔给那孩子。

“来，吉姆，你学一学卡德卓大爷关节炎发作时走路的样子吧！”东家说。

那孩子柔软的四肢立刻装成残疾的模样，同时驼起了背，扶着东家的手杖，在屋子里步履维艰地走动；稚气横溢的面孔上，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还学着老年人左一口、右一口地吐着痰。

两位绅士都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① 第一代混血儿：黑人和白人血统各半。第二代混血儿：白人血统四分之三，黑人血统四分之一。

② 对黑人的蔑称，在美国非常通行。这里是戏称。

“吉姆，现在给我们表演一下罗宾斯长老领唱诗篇的模样吧。”于是那孩子就把圆胖的小脸拉得老长，装出稳重而严肃的神气，用鼻音哼起一首诗篇来。

“好极了！呱呱叫！这小把戏真了不起！”海利称赞道。“这小家伙准是个神童。嗨，有啦，”他忽然拍了一下谢尔贝先生的肩膀说，“你把这个小家伙给我添上，这笔债务就算了结了——一言为定。你自己说，还有比这更公道的吗？”

这时，房门又被轻轻推开，一个二十五岁上下的第二代混血少妇走进屋来。

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年轻女人就是那孩子的母亲。她有一双和他同样炯炯有光、滚圆而乌黑的眼睛，上面覆盖着两道长睫毛；同样像绢丝一般光滑、卷曲的黑发；这当儿，她那棕色的脸颊上微微泛起一朵红云；当她发现那陌生人贪婪的目光肆无忌惮地打量她、死盯着她不放时，两颊越发涨得通红。她穿的衣裳剪裁得精致合身，更把她那窈窕的体态恰到好处地衬托了出来。连她那双娇嫩的手、纤细的脚和踝等细节也逃不过那黑奴贩子犀利的眼光。海利那双眼睛训练有素，往往一眼就能把一个漂亮的女黑奴全身各个部分打量得清清楚楚。

“有事吗，伊丽莎？”当她站在那里进退两难地望着东家时，谢尔贝问道。

“对不起，老爷，我是来找哈利的。”那孩子听了，便蹦蹦跳跳地跑到母亲跟前，打开兜里赢得的奖赏给她看。

“噢，那你就把他带走吧，”谢尔贝先生道；于是伊丽莎连忙抱着孩子出去了。

“哎呀！”那黑奴贩子转过身来垂涎三尺地对谢尔贝称赞道，“这件货色可真不错！这姑娘拿到奥尔良去，保你可以发笔大财。我以前多次看见人家出一千多元买一个黑姑娘，模样还并不比你这个出色呢。”

“我不想靠她发财，”谢尔贝冷冷地答道。为了转移话题，他又开了一瓶酒，问海利酒味如何。

“呱呱叫，先生——头路货色！”海利答道。接着，他转过身来亲热地拍了拍谢尔贝的肩膀又说：

“我说，你那个姑娘怎么卖——我得出多少钱——你要多少？”

“海利先生，这个姑娘我是决不肯卖的，”谢尔贝答道。“你就是拿

和她本人一样重的金人来换她，内人也不肯换给你的。”

“咳！女人嘛，嘴里总是这么说，因为她们不会打算盘。你只要算给她们听，像人那么重的金子可以换多少只表，多少羽毛和首饰，我看她们就不会这么说了。”

“我跟你讲，海利，这事不必再提了。我说不行就不行，”谢尔贝斩钉截铁地答道。

“好吧，那你总得把那个孩子给我啰，”海利道。“你不能不承认，我已经对你作了很大的让步了吧。”

“你到底要那孩子做什么用啊？”谢尔贝问道。

“噢，我有一个同行想收买一批长得俊俏的男孩子，把他们养大之后拿去拍卖。全要漂亮货色——卖给那些肯出高价钱买个漂亮小伙子回去当听差使的阔佬们。有个漂亮小伙子应应门、侍候侍候，不是可以给那些高楼大厦添点光彩吗？这种货色行情高着呢。这小鬼既有趣、又能唱，正是这路货色。”

“我可实在不愿意卖，”谢尔贝先生煞费思索地说。“不瞒你说，先生，我这个人心肠太软，不忍心拆散人家的骨肉。”

“噢，原来如此。哎，是啊——是这样，我完全能体谅你的心情。跟女人打交道有时确实非常麻烦，我一向讨厌那种哭哭啼啼的场面，叫人心里怪不舒服的。不过，先生，我做这行买卖，总有办法避免这种场面。你看，把这个姑娘弄到别的地方去待上一天，或是一个礼拜，怎么样？那样一来，神不知鬼不觉，事情就办妥了——在她回家以前都可以办得熨熨帖帖。然后，让你太太给她买一副耳环，一件新衣服，或是诸如此类的小礼物，给她补偿一下。”

“我看恐怕行不通。”

“包你行得通！你不知道，黑人不像白人，只要你办得得法，他们慢慢就会好的，”海利装出一副坦率、推心置腹的神气道。“人家说，这行买卖会使一个人变成铁石心肠，我倒没有这种感觉。不瞒你说，我干这行买卖可决不像我们有些同行那样。我看见过有些人从母亲怀里夺走孩子送去拍卖，那母亲成天像发了疯似的大哭大闹——这种办法很不上算，只能使商品受到损耗——有时使她们变得一文不值。有一次我在奥尔良看见一个挺标致的姑娘，就完全是这样被毁掉的。买主只要她本人，不要她的婴儿；这女人性子一上来可真够厉害的。你知怎么着，她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哇啦哇啦，闹得不亦乐乎。一想起这事，我心里直发凉。后来，他们

抱走了她的孩子，把她关了起来。那妇人家一下子就疯了，嘴里尽说胡话，还不到一个礼拜就送了命。就这样白白扔掉一千块大洋，完全是由于经营不得法——就是这么回事。先生，其实最好还是采用人道的办法，至少我的经验是这样。”海利说完这席话之后，往椅子背上一靠，两臂叉在胸前，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俨然以韦尔勃伏斯^①第二自居。

此君对于人道主义问题似乎颇感兴趣。谢尔贝先生正在若有所思地剥橘子时，他又重新拾起这个话题来。他说话时装着虚怀若谷的神气，但仿佛又确是出于义不容辞，不得不再补充几句似的。

“自吹自擂实在不是什么体面的事；不过我之所以要说是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我相信人家都公认我卖出去的黑奴，货色比谁的都强——至少我亲耳听见人家这样说过；不是哪一批，而是成百批都是这样——个个都很像样——又肥壮、又体面；而我的损耗却比谁的都小。先生，我看这都得归功于我经营得法呀；我的经营方针中最主要的精神就是人道主义。”

谢尔贝听了，无言可对，只得漫应了一声，“噢！”

“咳，先生，我这种主张可受到过不少人讥笑和警告呢。它不受欢迎，在市面上吃不开。可是，先生，我还是一直坚持到现在，并且仗着它赚了不少钱。先生，这不是善有善报吗？”说罢，那黑奴贩子不禁自己发起笑来。

海利对人道主义的这番阐述既辛辣、又新颖，连谢尔贝先生也忍不住陪着他笑了起来。亲爱的读者，恐怕你听了也会发笑吧，可是你有所不知，眼下人道主义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形式，而善人们的荒诞言行，那就更加不胜枚举了。

谢尔贝先生的笑声鼓励着海利继续发挥下去。

“真奇怪，我怎么也没法把这种主张灌进别人脑袋里去。喏，就拿我在纳捷斯^②的老伙计汤姆·洛克来说吧。他是个精明人，一点儿不错，可是对待黑奴却是个活阎王——这是从原则上说，懂吗？因为，讲对待朋友，汤姆心眼比谁都好。先生，这是他一贯的做法。我时常劝汤姆。‘唉，汤姆，’我说，‘黑娘儿们大哭大闹的时候，拳打脚踢有什么用处呢？这样做太蠢了，’我说，‘一点好处也没有。咳，让她们哭哭有什么关系呢？’我说，‘这是人之常情嘛，’我说。‘哭是一种发泄，如果你不让她们这样发泄，那她们就会找

① 韦尔勃伏斯(1759—1833)，十八、十九世纪之交英国废奴主义者，以同情黑奴，主张废除黑奴制度见著。

② 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商港。

其他办法来发泄。而且，汤姆，’我说，‘这样蛮干会毁坏她们的长相的；她们会渐渐变得面黄肌瘦，愁眉苦脸；有时甚至会变得很丑，混血女子特别容易这样——要让她们调养过来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唉，’我说，‘你干吗不能用好言好语哄她们呢？我的话没错，汤姆，随便施舍一点人道主义给她们比你这样拳打脚踢要强得多，而且钱还赚得多呢，’我说，‘准没错。’可是汤姆就是不懂这个诀窍；后来，毁在他手里的女人实在太多了，因此，尽管汤姆心眼很好，而且是个公道的伙计，后来我也不得不跟他拆伙了。”

“那末，在做买卖当中，你是不是发现你的经营方法比汤姆的强呢？”谢尔贝问道。

“当然啰，先生，当然是这样。我跟你讲，我总是尽量避免一些令人不痛快的场面；比方说卖孩子——我就先把孩子的娘支使开——你要知道，眼不见为净，等到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她们也就无可奈何，慢慢自然就惯啦。本来嘛，黑人不像白人，白人从小就受到这种教养，觉得一个人保全自己的老婆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你要知道，从小受过训练的黑奴可不会存这种指望，所以，事情也就好办得多了。”

“这样说来，我家的黑奴可没有从小受过训练，”谢尔贝先生道。

“我看也不是，你们肯塔基人都把黑奴惯坏了。你们倒是出于一片好心，可是归根结蒂，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你要知道，一个黑奴一辈子都得颠沛流离，今天卖给张三，明天卖给李四，后天，天晓得会卖给什么人。给他灌输各式各样的想法和指望，把他娇生惯养，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往后那种颠沛流离的苦日子，他就越发受不了啦。我敢说，你家宅子里的黑奴只要换个环境，就会愁眉苦脸的；而地里的黑奴在这种环境里却会像着了魔似地欢呼歌唱。哎，谢尔贝先生，人嘛多少总有点往自己脸上贴金，我相信我对待黑奴也就算是好的啦。”

“这就叫‘知足常乐’啊！”谢尔贝先生略微耸耸肩膀，显然有点厌恶地说。

双方暗自盘算了半晌之后，海利先开口说，“好，你说怎么办吧。”

“我还得考虑考虑，跟内人商量一下，”谢尔贝先生答道。“同时，海利，如果你想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人不知、鬼不觉地把事情办得熨熨帖帖的话，那你最好别在邻近一带泄漏这个消息。不然，事情会传到我家仆人的耳朵里。他们要是知道了，那要弄走我家一个人可不会是一件太平平的事。我把话说在前头。”

“那当然，我一定一字不提，一定的。不过我得跟你声明一句，我的时间很紧迫，希望能够尽快得到你的回音，”海利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披上大衣。

“好，那么你今天晚上六点到七点之间来听回音吧，”谢尔贝先生答道。随后，那黑奴贩子便欠身告辞了。

“我恨不得把这个放肆的家伙一脚踢下楼去，”房门关上之后，谢尔贝自言自语道。“可是，他知道在我身上有机可趁啊。往日里，谁要是劝我把汤姆卖给南方那些无赖的黑奴贩子，我一定会回答他说，‘你的仆人又不是狗，岂肯作这等事？’^①可是现在，我却束手无策，恐怕非把他卖掉不可了。唉，还有伊丽莎的孩子呢！我知道太太一定不肯依我，就是汤姆她也不会答应啊。想不到债务竟把我逼到这步田地——咳！这家伙看见有机可趁，竟然还想得寸进尺呢。”

奴隶制表现得最温和的地方恐怕要算肯塔基州了。该州农业劳动一般较为稳定、和缓，不像南边各州那样，农忙季节特别忙碌和紧张；因此，该州黑奴的劳动也就较为合理、不是那样叫人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庄园主们也尚能满足于较为和缓的营利方式，没有暴利的引诱——人的本性原是脆弱的，遇到有暴利可图，又只要牺牲一些孤苦无告者的利益就可达到目的时，往往容易屈服于利欲的引诱，心肠变得狠毒起来。

谁要是到肯塔基州某些庄园去参观一下，亲眼看到庄园上主人和主母那么和蔼可亲，黑奴们又那么忠心耿耿，也许容易引起幻想，联想起相传那些富于诗意的氏族社会的传奇来。可是在这幅画面上，却笼罩着一层森严可怕的阴影——法律的阴影。只要法律把所有这些心脏在跳动、具有活生生的感情的黑人当作奴隶主的私人财产看待；那么，即使是心肠最善良的奴隶主，只要一旦破了产、失了足、落了难或一命归阴，他家的黑奴就随时会失去有保障、受宠幸的生活，而堕入悲惨和劳苦的境遇。只要这种状况存在一天，那么，即使在奴隶制施行得最完善的地方，黑奴的处境也不可能达到美满或令人向往的境界。

谢尔贝先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为人和蔼可亲，待人接物颇为宽厚。他庄园上的黑人从来没有在物质生活方面感到什么匮乏。然而，由于他大量地、无节制地做投机生意，结果弄得债台高筑。他的债务很大一部

① 见《旧约·列王纪下》第8章第13节。圣经公会汉译本原译文不大适用，故另译如上。